

陈曦
著

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

陈曦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 / 陈曦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7014-7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军事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4040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

陈曦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014-7

2019年5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4 3/4

定价：58.00元

序

浏览着陈曦教授这部丰厚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我脑子里浮现不少往事。1994—1997 三年时间，我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戏剧系主持文学教学工作，当时军艺文学系的干部大专班已经开办六届，共招收逾二百人，像割韭菜一样，连割几茬，全军的创作苗子也选拔殆尽。为了军队文学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为新世纪军旅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事业培养储备骨干力量，在我与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系自 1995 年开始筹备并实现了招收首届地方本科生，1997 年成功获得了硕士研究生招生培养权，开启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先河。

有了人才培养的资质和阵地，随之而来的工作便是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和路径，而任务则是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及规定的课程体系和编选各类课程的适用教材。以培养文学创作与研究人才为宗旨，其课程构架与一般大学中文系多有重叠，但军旅文学教学体系的重要特色课程却亟待建设，譬如军事文学史论配套教材，在当时就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于是我提出了组织精干力量，自编史论教材的庞大设想，并从顶层设计上将军事文学史划分为外国战争文学史、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史、中国现代军旅文学史和当代军旅文学史几大板块，以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先行一步，主动承担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的编撰工作。1999 年在调离了文学系之后还以“中国军旅文学 50 年（1949—1999）”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又为军艺首开纪录。该项目 1996 年结题出版并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入选当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精品文库。此后我又主持了全军课题《新世纪中国军旅文学概观（2000—2010）》，并于 2016 年结题出版，目前正与我的团队为《中国军旅文学 70 年（1949—2019）》做最后的收官工作。此间，听说计划中的外国战争文学史和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史也都陆续有所进展、有所收获，总观起来，当年关于军旅文学史框架的总体设计中，只有中国古代部分付之厥如，偶尔念及，不免怅然。正当此时，陈曦教授将她《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书稿送我并嘱其序，真是感慨系之。从1994年迄今，二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古代战争文学研究这一块处女地终于由陈曦教授开垦出来了，我能不深感释怀而欣然！

细观之下，陈著虽为若干论文汇编，却已经具备了中国古代军旅文学史的雏形，其名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实可作为进一步编纂成史的底本。陈曦曾于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师从著名学者韩兆琦先生，而韩先生又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再传弟子，长期担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在先秦两汉文学史特别是《史记》研究方面造诣高深。身为韩先生的得意门生，陈曦的学术功底十分扎实，这在她的新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本书以作者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中国古代战争文学经典研究论文为主要内容，按照时间和体裁进行精心编排，从而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发展流变的大致轮廓。从诗经、古风、唐诗、宋词直到明清小说，本书对每个历史阶段代表性文学体裁中的经典军旅题材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彩评述；它史论结合，将中国古代战争文学的逻辑线条清晰描述出来，给人以史论引导和思想启迪。

欲作诗者，工夫在诗外。与此同理，欲做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史研究，学术准备也不能仅限于文学之中。陈曦教授在中国古代战争研究方面学养丰赡，她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经典著作有过深入研究，为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之《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等多部兵书作过全本全注全译，其译注的《孙子兵法》已发行二十余万册，俨然成为权威普及读本。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丰厚的学术准备使她在进行中国古代战争文学研究时具备了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譬如在解读《诗经》时，作者大胆指出了以往注家对《诗经》中一些战争诗的误读，并将《诗经》战争诗的情感类型和价值取向分为厌战、颂战两类进行比较与辩证，发人所未见，启人深省；再譬如在解读《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时作者也新见卓然，认为罗贯中对诸葛亮的形象塑造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将他塑造为大儒形象，一方面又使他焕发出纵横家色彩。细究背后原因，作者认为罗贯中对诸葛亮这一人物的主体定位是儒家，但在塑造人物时为了趋利避害、生动传神，又情不自禁加入了兵家、道家、阴阳家、纵

横家等诸多复杂元素，而且按照自己的设计，对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和主观演绎，将正史《三国志》所述赤壁之战中作用巨大的鲁肃做出边缘化、呆愚化的矮化处理，从而反衬出诸葛亮的精明睿智乃至料事如神而“近妖”（鲁迅语）。这种处理不仅与历史记述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以此为例，说明了作者主观意图过于强大与明显并且还自相矛盾，必会伤及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与可信度。这种比较研究不仅是非常有新意的，同时对今天的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塑造也深具警醒与借镜意义。再譬如在分析《水浒传》的武装斗争性质时，作者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梁山一百零八好汉细分为多种类型，而后发掘出文本背后隐藏的真实人物价值取向：多数好汉上梁山为的是江湖义气，而真正具有反抗压迫、重建公平等政治理想的好汉人数占比比较小。这些分析做得十分细致，作者以列表的形式完成了数据分析式的精确比较，从而有力地支撑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诸如此类的切入角度和认识方法对当代军旅文学史的研究都是大有启发意义的：在小说创作中将人物先入为主地设定为某种类型而且还不能整合统一，势必给人物塑造留下瑕疵，作品的艺术性也会因之减弱而经不住认真推敲，如此等等。恕我孤陋寡闻，在我的有限阅读中，类似陈曦教授对中国古代战争文学的这种视界开阔而又角度精细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在此前的当代军事文学研究中还少有涉及，因此对我颇有教益与启示，使我深感陈曦教授研究成果的稀缺与可贵。

总之，陈曦教授的著作作为中国军旅文学史的架构填补了古代的空白，她既见森林，又见树木，颇得李泽厚思想史研究之遗范，对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史的基本轮廓描述清晰，对经典文本分析有独特见解，解读生动可感，行文干净简捷，可以为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理论研究和作品创作提供借鉴滋养。我由衷地希望陈曦教授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更进一步，把撰写全面、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史的工作继续下去，早日杀青付梓，为中国军旅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朱向前

己亥新春改定于江右袁州春山阁

目 录

绪论.....	1
---------	---

先秦编第一

《诗经》颂战诗及其遭遇误读的分析.....	16
以英雄豪杰望女界	
——管窥《诗经·卫风·伯兮》等女性题材作品的英雄书写	29
《孙子》譬喻的历史文化阐释.....	34
基于“譬喻”视角的《孙》《老》比较.....	47
《孙子兵法》十三篇题解.....	54

汉魏编第二

游走于“崇儒”与“爱奇”之间	
——《史记》战争叙述探索.....	75
试论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对外战争.....	94
司马迁笔下项羽精神探索.....	107

倚剑对风尘 慨然思卫霍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探微.....	119
窦婴之死与汉武帝尊儒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探微.....	127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135
“马班异同”视野下的《汉书》战争叙述探索.....	146
“两面人”曹操及其《蒿里行》.....	161
曹操曹植父子英雄书写比较论析.....	167

唐宋编第三

“少年”岑参及其《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85
“人民诗人”杜甫及其《石壕吏》.....	193
盛唐边塞诗若干问题论析.....	203
两宋军旅诗词十首赏析.....	223

明清编第四

“倔强书生”刘基及其《题陆放翁〈晚兴〉诗后》.....	239
《三国志演义》官渡之战叙述探索.....	246
《三国志演义》赤壁之战叙述探索.....	259
《三国志演义》夷陵之战叙述探索.....	275
大儒郑玄与枭雄刘备关系探微	
——《三国志》《三国志演义》读书札记一则.....	290
《水浒传》前七十一回武装斗争性质探索.....	296
书生切莫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	
——试论曾朴《孽海花》中的“中日战争时代”.....	317

附录编第五

“武经七书”之《吴子》述略.....	331
“武经七书”之《司马法》述略.....	339
“武经七书”之《六韬》述略.....	347
高山仰止追司马 壮心不已谱新篇 ——读韩兆琦先生新著《〈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	356
假如没有司马迁 ——再读韩兆琦先生《〈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	360
“《史记》与人文精神”学术论坛（节录）.....	364
兼具“集成”与“开先”之功的项羽研究成果 ——读张大可先生新著《论项羽》.....	370
参考书目.....	376
后记.....	381

绪 论

军事文艺要把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在一百多年前国运衰颓的晚清，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魂安在乎？”^①他声称自己四处求索，却“杳不可得”，于是急切地发出了“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的呼号。“中国魂”或曰“民族魂”“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若在一个朝代已经踪影难觅，那么它离寿终正寝也就不远了。

一百多年后，中华民族早已摆脱了列强欺凌、山河破碎的屈辱；如今，我们正昂首迈步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也谆谆教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既曰“命脉”“根基”，又曰“源自”“孕育”，提示我们越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是要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守护好维系国运的“中国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高度自信地走出一条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中国道路，才能高度自信地输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元素。

军事文艺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传我党思想、展示我军形象、激励官兵斗志、提升部队战斗力等方面，作用不可替代，成就举世瞩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目。而今军队改革正日益走向深入，军队文艺承担的历史任务也愈发艰巨。相应地，对于文艺战士的思想人格建设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我军文艺战士如何才能拥有“第一等襟抱”以不辱使命？不可或缺的就是要把准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洋，积极汲取那些足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有”革命军人理念的民族文化精神，认真领悟，深入研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之真正成为滋养自己人格成长的沃土。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人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如果说中华民族最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范畴中，如习主席曾指出的“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也正是爱国主义，那么依托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去培育爱国主义情感的参天大树，就理应成为我军文艺战士进行人格建设的第一要义。纵览数千年古代文艺史，可以看到以惊涛拍岸的力度书写爱国情感，早已是中华民族一个声势浩大的写作传统，历史上甚至出现了终其一生不断抒写爱国主题的诗人们，比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钱锺书在其《宋诗选注》一书中盛赞陆游道：“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鹤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① 陆游辞世前写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更以充沛的爱国情感，激励着广大官兵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而寸土必争、战斗到底！

今人编选有多种古代爱国诗词读本，较有代表性的如郭必勳与冯济泉选释的《历代爱国诗词》（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靳极苍著的《中华爱国诗词详解》（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周振甫编注的《一百首爱国诗词》（江

^① 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页。

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等。据笔者统计, 军事题材的爱国作品在以上选本中所占篇幅均超过 50%, 比例高者甚至达到了 73%, 这说明军旅诗词实乃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主要载体, 写作者如屈原、曹植、鲍照、李白、王昌龄、王维、岳飞、陆游、辛弃疾、林则徐等, 均以军事题材作品的写作登上了他们所处时代爱国主义的文学顶峰。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忠诚报国。“操吴戈兮被犀甲, 车错毂兮短兵车。旌蔽日兮敌若云, 矢交坠兮士先”“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诗词中的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 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 争先恐后地杀敌立功, 忠心赤胆, 报国心切!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尚武与血性。“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 射天狼”“凭谁问,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诗词中的军人以从军为荣, 以杀敌为乐, 精武强能, 蔑视困难, 老而弥坚, 威慑敌胆!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牺牲奉献。“孰知不向边庭苦, 纵死犹闻侠骨香”“伏波唯愿裹尸还, 定远何须生入关”“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诗词中的军人不惧个人安危, 成就民族伟业, 刚烈不屈, 义薄云天, 勇于献身, 至死不渝!

中国古代文艺史启发我们,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 军事文艺一直占据着传统文化的思想高地, 镌刻着爱国志士的精神高度。作为古代军事文艺的接力前行者, 部队文艺工作者应向古代先贤那样, 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 高扬爱国主义大旗, 积极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报效国家的精神力量, 不断推出挺立时代潮头的精品力作, 使军事文艺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二

对于中华民族诸多“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 习主席曾有精辟揭示。他说: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 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 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

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积淀着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英雄的光荣历史，闪现着他们勇攀精神高峰的坚毅神情，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其中“崇仁爱、重民本”的传统文化理念，与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脉相承。军队文艺工作者要想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兵服务、为兵放歌，就要从这些“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中汲取营养，自觉走进古代先贤的灵魂深处，感受他们一颗颗火热滚烫的仁德爱民之心，从他们身上获得践行使命的精神力量。

“仁”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在哲学史家张岱年看来，“仁是一个极崇高而又切实的生活理想，不玄远，无神秘，而有丰富义蕴”^①。在儒家创立者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居于核心地位。仁的含义是爱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进而将“仁”这一伦理范畴与民本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些思想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的创作方向，系心民瘼、关爱百姓的作家代代涌现，绵延不绝。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的名句。到了当代，他又被赋予一个更加响亮、更为荣耀的头衔——“人民诗人”。他从不以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去悲天悯人，而是走近民众，以“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深切情怀，感同身受地描写民众的喜怒哀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诗作，彰显了他能由一己之苦痛，上升到为天下苍生而苦痛，为天下苍生而放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了感人肺腑的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的诗作甚至深深打动了域外读者。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思曾深情颂扬杜甫说：“我三十年来沉浸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262页。

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较为高尚的人。”^①

杜甫为什么能达到如此之高的人生境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融于灵魂深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知行合一，终生践行。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的博大胸襟，通过他的诗作，得到了最生动的书写、最广泛的传播。习主席教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说：“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杜甫的创作就是为人民的创作，因为他深深地热爱人民，诚挚地拥有民胞物与的情怀，这是他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所在。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深入基层部队，深入基层官兵的心灵世界，要像杜甫这些先贤一样，由己及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对他们的热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切地了解他们，进而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形神兼备地表现他们，使文艺创作更好地服务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创作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品力作。

三

习主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尚和合”的思想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范畴是相通的。“和”“和合”“太和”等意蕴相通的价值理念，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文化典籍中就已出现，如《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周易》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等。“和”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至关重要。从传统文化思想出发，挖掘并阐释“和”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人格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是崇尚和谐。著名学者汤一介认为，从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可以推导出一个“普遍和谐”观，其内涵包括“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层面。^②其中“人与人的

^① 转引自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页。

^② 汤一介：《略论儒学的和谐观念》，《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

和谐”，落实到军队文化建设层面，就是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古代兵书对此多有阐述，如《吴子》说：“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只有搞好军队内部团结，才能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与历史演义小说不乏对这一题旨的展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将相和”故事。蔺相如在解释其何以对负气斗胜的廉颇一再退避忍让时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一旦醒悟过来，便能主动认错，负荆请罪。两人均能以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原则处理个人恩怨，共同成就了一则“将相和”的千古佳话。军队文艺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这些熠熠闪光的思想精华，大力表现当前强军建设中我军官兵促进团结、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以推动军队全面建立习主席所期望的“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其次是崇尚和平。在儒家“和为贵”“协和万邦”思想的影响下，秦汉以后我国传统军事文化逐渐形成了崇尚和平的主导意识。历代军事诗文也多持“非战”立场，控诉了战争暴力所造成的生灵涂炭、田园荒芜，如汉乐府《战城南》的“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曹操《蒿里行》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世代延续下来的非暴力态度，给一位明朝时到达中国的西方人利玛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中国“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①。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敏感捕捉到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渴盼远离战争的善心态。

当然，自古以来，中国人并不惧怕战争，虽然厌战，但绝非轻战。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虽然揭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绝不像当时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增强军事实力，对敌人造成巨大的威慑，让他们闻风丧胆，不敢来犯，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

^①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

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的理想境界。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强调中国人民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长期以来，作为一种民族无意识，崇尚“和平”的思想早已融入我军官兵的血液，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他们殚精竭虑，刻苦训练，不惜流血流汗，就是为了“能打仗、打胜仗”，最终的目的是奔向美好的永久和平。对此，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领悟，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军官兵的战斗文化心理，真切塑造出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军事文艺唯有把准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才能无愧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新时代。

四

战争是政治的手段和延续，它如潮汐般有规则地起起伏伏，不仅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世界的构成。如果要举出古往今来堪称永恒的人类活动与文学题材，大概任何一位文学史家都不会忽略战争这一最惨烈的暴力活动，也不会忽略那既令人心伤神摧又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题材吧！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知有多少作家被它所深深吸引，沉浸其中，驻足思考，不停地描摹咏叹，慷慨悲歌，使军事文学成为文学世界永不衰歇的一大类型，积聚了数不胜数、质量上乘的经典名篇。仅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来说，自先秦至晚清的每一个历史时段，都有精彩纷呈的战争文学作品应运而生，诗文词曲、史传、小说等重要文体均成为这一永恒题材的有力载体，表现“大传统”的雅文学与表现“小传统”的俗文学，也都不约而同地以描述战争作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如果说中华民族最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最令人向往的民族品格是英雄主义，最值得加强的民族气质是尚武精神，那么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疆域中，这一切彰显得最为充分有

力的非军事文学莫属。它所具有的精神高度与艺术价值，足以使其成为古代文学世界的一面最为鲜艳夺目的大旗，成为当今建设与弘扬中国精神所必须继承与发扬的宝贵遗产。

何谓英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曹魏时期刘劭在其《人物志》中对英雄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刘劭认为“英才”具备的三种素质是“聪”“明”“胆”；“雄才”具备的三种素质是“力”“勇”“智”。“英才”适合做宰相，“雄才”适合当将军。“英才”和“雄才”并不是全才，还只是“偏至之才”，只有兼具“英才”与“雄才”的素质，成为“英雄”之才，才能成就大业，主宰天下。古代堪称“英雄”的人，不见得是武将，也可以是文臣；当代堪称“英雄”的，同样不局限于军事人物，也可指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英雄”词条的释义有二：一是“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用法如“英雄好汉”“自古英雄出少年”；二是“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用法如“人民英雄”“劳动英雄”“民族英雄”。由此经典释义，一方面可知“英雄”一词使用范围之广，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均可称为英雄，这是该词的广义用法；另一方面，由《现代汉语词典》“英雄”词条的第一个释义，可知英雄还有一个狭义用法，它特指军事领域那些“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自古至今，对战争英雄的崇拜，早已成为集体无意识而积淀于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表现英雄情结，讴歌英雄业绩，成为历代作家争相表现的题材，以至于与其他文学形象类型相比，“英雄豪杰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之高是无与伦比的”^①。古代军旅文学作品的主角往往是“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豪杰，可以说“英雄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基因，一直流淌和奔腾在我国军事题材文学的血脉中”^②，当代军事文学如此，古代军事文学亦如此，它充分反映了古人的英雄崇拜情结，生动描绘了不同时代“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杰出军人形象。

仅看中国古代小说，其中的英雄形象便凝聚了诸多可资今人借鉴的精神资

① 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② 汪守德：《让英雄主义融入当代精神》，《解放军报》2013年3月23日。